

小说家的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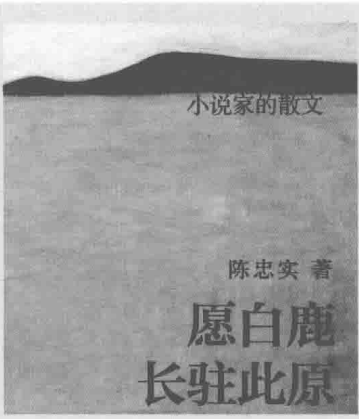
陈忠实 著

愿白鹿
长驻此原

陈忠实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小说家的散文

陈忠实 著

愿白鹿
长驻此原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愿白鹿长驻此原/陈忠实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9.1

(小说家的散文)

ISBN 978-7-5559-0717-6

I.①愿… II.①陈…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7816 号

愿白鹿长驻此原

yuàn bái lù cháng zhù cǐ yuán

选题策划 陈 静

责任编辑 陈 静

书籍设计 刘婉君

责任校对 梁 晓

责任印制 陈少强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2 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作者简介

陈忠实（1942—2016），作家，生于陕西西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夭折》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等，文论集《创作感受谈》等。短篇小说《信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多部（篇）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日、韩、越、蒙古等语种文字出版。

目录

辑一

3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白鹿原》创作手记

辑二

191

生命里的书缘

206

关于一条河的记忆和想象

219

又见鹭鸶

224

我看老腔

235

六十岁说

239

愿白鹿长驻此原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白鹿原》创作手记

一 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

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
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的。

这部后来写到八万字的小説,是我用心着力颇为得意的一次
探索。小説是写一个人的悲喜命运的。这个人脱下象征着封建
桎梏的蓝袍,换上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装”,再到
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写他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几次颠
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以此来探寻这一代人的生
追求、生存想往和实际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在作为小説主要人物
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
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

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战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青砖门楼里的宅院,和我陈旧而又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成雏形的蓝袍先生,基本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得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产生了。

这确实是一次毫无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不经意间生出的写作欲望。

这是一九八五年的秋天。按我当时的写作状态,对中篇小说的多种结构形式兴趣正浓,短篇小说也还在写,只是舍不得舍弃适宜写作短篇的题材,而更重的用心已经无可逆转地偏向于中篇小说的谋划。我写中篇小说较之短篇写作只明确了一点,即每一部中篇小说都必须找到一个不同——起码区别于自己此前各篇的结构形式,而短篇写作几乎是随心所欲。这一次的《蓝袍先生》,不着重故事情节,以人物生命轨迹中的生活琐事来展示人物,当然不是那些无足轻重的扯淡事,而要努力寻找有心理冲击力的细梢末节。我当时想通过各种不同的中篇小说结构,来练习写作的基本功力,似乎还不是很明确地为未来的长篇写作做准备。可以确定地说,我在一九八五年夏天以前,把长篇写作尚作

为较为遥远的事。主要的一点,在我对写作的意识里,长篇小说是一种令人畏惧的太大的事,几乎是可望而不敢想的事。我想唯一能使我形成这种敬畏心理的因由,是过去对诸多优秀长篇包括世界名著阅读造成的畏惧心理。我此时写中篇小说正写到热处,也正写到顺手时,我想,至少应该写过十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练得有点眉目。

仅仅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和陕西刚刚跃上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参加过一次别出心裁的笔会,名曰“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组织部门要求各省推荐参评作品,陕西省都推荐不出一部长篇小说,不是挑选过于严厉,而是截止到一九八五年夏天,陕西新老作家尚无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出版(一九七八年文艺复兴以来)。当时以胡采为首的作协领导核心十分重视,开会研究讨论,对陕西新冒出的青年作家的创作状况认真分析,结论是起码有一部分人的艺术修养和思想能力已达到长篇写作的火候,可以考虑进入长篇小说创作,需要“促进”一下。于是便很认真地策划和筹备了这次会议,在延安和榆林两地连续举办。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几位朋友当场就表态要写长篇小说了。确定无疑的是,路遥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没有回西安,留在延安坐下来起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实际上,路遥早在此前一年就默默地做着这部长篇小说写作的准备了。我在会议上有一个很短却很明确的表态发言,尚无长篇小说写作的丝毫准

备,什么时候产生长篇写作的欲望,没有任何考虑。我这次到陕北,除了想聆听各位朋友的意见,还偏重于想看陕北榆林的毛乌素沙漠。我还没见过真正的沙漠。当我和同辈作家朋友在大沙漠上打滚,才发现那里的沙子不仅不给人沾尘土,还把我布鞋上从黄土路上带来的黄土吸附得一丝不剩了。我登上残存的古长城“镇北台”的殿楼,一望无际的草原,匈奴和蒙古人的铁蹄在眼前如骤风般卷来……无论如何料想不到,当关中的酷热稍有转机,秋天的凉意在清晨和夜晚发生了,我坐下来写《蓝袍先生》这部蓄谋已久的中篇小说时,却撞击出长篇小说的欲念,几乎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尤其是写到第三章“萌动的邪念”时,蓝袍先生与杨龟年家寡居的年轻儿媳在学堂和村巷有三次邂逅,为这个女人的美貌所惊扰,邪念刚萌而未生,就被父亲察觉了,遭遇到严厉的绝不留情面的训示。我意识到这个门楼里的故事不会因一场训示而了结,还会更热闹更富戏剧性地演绎下去。然而这些故事已不属于蓝袍先生。《蓝袍先生》仍按原先的构想耐心地写下去,长篇创作的契机就在此时确定下来。蓝袍先生刚刚萌动的邪念被父亲掐灭杜绝了,我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却在此时确立。

我自然最清楚不过,这个长篇小说尚无任何一个具体的影像。如果要找最初的影像,就是原上一幢镶嵌着“读耕传家”的四合院的门楼,我想探知这门楼里神秘的故事。我也清楚不过,这

个长篇小说不仅不是中篇小说的写作,更不是一般线条较单的长篇的写作,况且如前述的我对长篇小说写作的那种畏怯,都使我以一种“急不得”的心态来处理这个欲念。事实上,我在写完《蓝袍先生》之后做短暂休整时,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个乡村女人创办养鸡场的事迹报道,竟十分激动,冒着数九后关中的严寒,搭乘汽车几经打问找到户县一个苹果园里,见到了这位女性。令我感兴趣的是她的不甘囚禁屋院的开创型性格,更令我震惊的是红火的养鸡场破产的过程,不是经营的失策,也不是市场动荡导致的经营的亏损,而是家族利益致成的无可挽救的破败。我那时候正关注着乡村世界的变化。我写了约五千字的报告文学,随之又写了八万字的中篇小说《四妹子》。我已从生活原型的正宗关中腹地女人身上跳脱出来,写了一个陕北女子。我想探究不同地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相处时引发的关于生活和亲情的冲突。

《四妹子》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写成的。这一年的春节过后,我苦心筹备了三年的新房动工开挖地基。我在近一个月的盖新房的劳动中,常常想到高晓声的小说人物李顺大,他造起新屋的艰难和欢乐,与我的感受几乎一致。我在把工匠送出门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背起挎包,蹚过家门前的灞河,四月的春水还有点刺痛的感觉,再穿过对岸的村庄,到公路上搭乘通往蓝田县城的班车。左边是骊山的南坡,右边是白鹿原的北坡,中间是一道狭窄的川道,灞河从东往西流过去,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坐落在

灞河两岸。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还是那种设备最简易的老公交车，所幸有一个右首靠窗的空位。我临窗而坐，第一次以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准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的北坡。坡地上的杂树已披上绿叶，麦苗正呈现出抽穗前的旺势，间杂着一坨一坨、一溜一溜金黄的油菜花。荒坡上的野草正从陈年的枯干灰黑的蒙盖里呈现出勃勃的绿色。历经风雨剥蚀，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大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观瞻任我阅览。我在沉迷里竟看出天然雕像来，有的像奔突的狮子，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凶残暴戾的鳄鱼，有的像静卧的老牛……我此前不知多少回看见过这些景象，而且行走其中，推车挑担或骑自行车不知有几十回了，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盘旋在我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我发现这沉寂的原坡不单在我心里发生响动，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

我住进供销社办的一家旅馆，八元一晚的住宿费是全县的最高标准，也是全县最豪华的旅店，至今我都不忘当时的作家协会领导为我提供的资金支持。我立即询问有关蓝田县历史资料保

存在什么部门,以及借阅需得经办什么手续……

二 卡彭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

促使我回到蓝田查阅资料的,大约有两个因素,一是如前所述,因为无意间瞅见蓝袍先生家那幢门楼里幽深的气氛,所引发的长篇小说写作的欲念,并因此而直接意识到我对生活了知的浮泛。长久以来,我很清醒,因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所得的文学知识均是自学的,也就难以避免零碎和残缺,再加之改革开放前十七年的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封闭和局限,我既缺乏系统坚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也受限制而未能见识阅览更广泛的文学作品。新时期以来,偏重于这方面的阅读和补缺就是很自觉也很自然的事了。至于对生活的了解和体验,我向来是比较自信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在解放后的一九五〇年入学识字。我看见过邻近的东西两个村子斗地主分田产的场面,我们村里没有一户够划地主成分的人家。我亲眼看着父亲把自家养的一头刚生过牛犊的黄牛,拉到刚刚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槽上。到合作社变公社吃大锅饭的时候,我亲身经历过从公社食堂打回的饭由稠变稀、由多变少直到饿肚子的全过程。我由学校高考名落孙山回到村子,进入一个由三个小村合办的初级小学做民办教师,另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教师。学校设在两个村子之间的平台

上,两个人合用的办公室,是一幢拆除了不知哪路神仙泥像的小庙。教室旁边是生产队的打麦场。社员出工上地、下工回家经过教室门口,嬉笑声、议论声和骂架声常常传进教室。后来我调入公社办的农业中学,校址也在一个村庄的前头,四周是生产队的耕地,我看着男女社员秋天播种麦子夏天收割麦子、播种苞谷再到掰(折)苞谷棒子的整个劳动过程。再后来我被借用到公社帮助工作,又调动到公社当干部,整整十年。十年里,我把公社大小三十多个村庄不知走过多少回,其中在几个村庄下乡驻队多至半年,男女老少都叫得出名字,谁家的公婆关系和睦与否都知晓。直到我最后驻到渭河边一个公社,看着农民把集体畜栏槽头的牛骡拉回家去饲养,把生产队大块耕地分割成一条一块,再插上写着男人或女人名字的木牌,便意识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了。

我对乡村生活的自信,不仅在于生长于斯,不仅是看着我的父亲怎样把黄牛归集体,而且我是作为最基层的一级行政管理干部,整整在其中干了十年,又把土地和牲畜分到一家一户。我不是旁观者的观察体验,而是实际参与者亲历的体验。我崇拜且敬重的前辈作家柳青,他在离我不过几十华里远的终南山下体验生活,连同写作《创业史》历时十四年,至今依然是一种榜样。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起码不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

述的能力。恰是在蓝袍先生家门楼下的一瞅一瞥,让我顿然意识到对乡村生活的浮泛和肤浅,尤其是作为标志的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乡村,我得进入一九四九年以前已经作为历史的家乡,我要了解那个时代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我对拥有生活的自信被打破了。

大约在这一时段,我在《世界文学》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王国》。这部不太长的长篇小说我读得迷迷糊糊,却对介绍作者卡彭铁尔创作道路的文章如获至宝。《百年孤独》和马尔克斯正风行中国文坛。我在此前已读过《百年孤独》,却不大清楚魔幻现实主义兴起和形成影响的渊源来路。卡彭铁尔艺术探索和追求的传奇性经历,使我震惊,更使我得到启示和教益。拉美地区当时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许多年轻作家所能学习和仿效的也是欧洲文学,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现代派文艺。卡彭铁尔专程到法国定居下来,学习现代派文学,并开始自己的创作,几年以后,虽然创作了一些现代派小说,却几乎无声无响,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至极时决定回国,离开法国时留下一句失望而又决绝的话: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我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噢哟”了一声。我当时还在认真阅读各种流派的作品。我尽管不想成为完全的现代派,却总想着可以借鉴某些乃至一两点艺术手法。卡彭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更富于启示意义的是卡彭铁尔之后的非凡举动,他回到